

羅薩·布魯斯

比爾·卡瑪拉著



羅薩麗·布魯斯

比爾·卡瑪拉著

郝 運 譯

近代文學譯叢

近代文學譯叢

書號 252

羅薩麗·布魯斯

定價 ¥8,000

著者 [法] 比爾·卡瑪拉

譯者 郝 運

出版者 平 明 出 版 社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○三三號
(上海延安中路 1157 弄 5 號)

印刷者 永 立 印 刷 所

(上海新聞路 920 弄 50 弄 22 號)

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

開本: 762×1067 1/28

印張: 9 2/7

字數: 153,000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

1—12000

原書名 Rosalie Brousse
原著者 [法] Pierre Gamarra
原出版者 Les Editeurs Français Réunis
Paris, 1953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寫的是一個叫羅薩麗·布魯斯的女人的一生，透過一八八〇年到一九四四年間三次戰爭的經過，把民間幾十年的疾苦赤裸地反映出來。

羅薩麗是一個佃農的女兒，一生下來，母親就死了，十幾歲時又死掉了父親。爲了生活她一直給人家做用人，結婚並沒有改善她的命運。她兒子比爾在鐵路上做事，孫子羅惹在第二次大戰中參加了游擊隊，在祖國的土地上，做反抗納粹的鬥爭。

羅薩麗·布魯斯在希望的曙光中結束了她的一生。

作者介紹

比爾·卡瑪拉是法國當代的進步作家。他於一九一九年生在法國南部的土魯斯，原在本地充任小學教師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一九四九年任西南愛國者日報 (*Patriote du Sud-Ouest*) 編輯。一九四八年他的第一部小說火屋得到了『查理·維永國際小說獎』 (*Le Prix international du roman Ch. Veillon*)。他也曾寫過許多詩和短篇小說。他現在是法國進步雜誌歐羅巴 (*La revue Europe*) 編輯部的祕書。

他的作品除了羅薩麗·布魯斯，還有：聖拉薩的丁香 *Les Lilas de Saint-Lazare* (小說)；吃黑麵包的孩子們 *Les Enfants du Pain Noir* (小說)；火屋 *La Maison de Feu* (小說)；午夜的雄雞 *Les Coqs de Minuit* (小說)；女人和河 *La femme et le Fleuve* (小說)；阿拉斯城堡之歌 *Chanson de la Citadelle d'Arras* (詩)；詛咒試驗 *Essais pour une Malédiction* (詩)；小姑娘和鴿子 *La Petite Fille et la Colombe* (兒童故事)；魔語 *Les Mots Enchantés* (兒童故事)。

安托瓦·布魯斯在黑暗中睜開眼睛。他用不着鐘就可以覺出是醒來的時候了。窗戶還瞧不見。沒有一絲光亮從外面透進來。十一月的黑夜和阿古河①上的大霧仍然籠罩在原野上。等到玻璃窗上泛起淡淡的白色，那已經是應該起來，餵好牲口，喝下湯，動身下地的時候了。但是安托瓦能夠從家裏的，特別是牲口棚裏的鬧聲知道時間已經到了。牛等着草吃，吁吁的喘着氣。公鷄開始打鳴，一塊熄了的柴火在灰爐下面發出啪啪的響聲。

他的妻子于麗亞一動也不動。她睡在草墊上，頭轉過去朝着牆；他聽見她不時的在喘氣。她不作聲，就像死了似的，然後又喘起氣來。他真想把手伸過去摸一摸她，可是他又怕驚醒她。儘管呼吸這麼困難，她也許真的睡着了呢。

一陣大風朝着房子呼呼的颳過來。安托瓦明白這是西風，又潮濕又柔和，它捲走一陣霧，又帶來了另一陣霧。在平原的這個角落裏，只有這一個莊子②。

① (Agout)：法國西南部的一條河，流過嘉斯特、拉沃爾等地，注入塔恩河。

② 莊子 (Metairie)：指佃戶租來的農莊（包括地和房子）。莊子裏的收成一半需要繳給地主。

風颯進屋子裏來。它吹醒了牲口。母雞開始低聲咯咯的叫，爐子的煙囪發出噹噹的響聲。灰燼和散開來的細柴枝給颯得到處都是。

于麗亞繼續喘着，不時的還高聲的哼一聲。

安托瓦沒有動彈。他的雙手抓住粗毛毯。起來的時候已經到了。他還在等，一邊心裏想着將要開始的這一天。在四鄉裏，差不多到處都有像他一樣的莊稼漢，十一月的地裏的活兒催促他們走上被霧籠罩着的大路小徑。但是誰會想到他，安托瓦·布魯斯，這個博得烏石的佃戶呢？誰會想到安托瓦要動身下地，而于麗亞等着養孩子呢？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煩惱。在那邊，在拉沃爾○的街口，主人們睡在高大的房子裏，女用人在劈着生火用的細柴，運貨的車夫在往士魯斯○去的路上走着，風在沉睡着的街上呼嚕呼嚕的颯着。

房子是孤零零的，他們兩人也是孤零零的。風推着牲口棚的門，廚房的門，在這秋天的日子裏，風是唯一的客人了。

安托瓦·布魯斯是一個瘦小的人，渾身的肌肉很發達，長滿了黑毛。他是從一個叫做

○ LEYNAU... 法國西南部塔恩省的一個城市，在阿古河邊。

○ TOULOUSE... 法國西南部上嘉羅勒省的首府，在嘉羅勒河邊。

阿爾巴郎格的村子來的，阿爾巴郎格在西多博爾①，那是個佈滿荒地和森林的、花崗岩所形成的地方。在那兒，田的正中間可以看見大塊大塊的石頭，至於比較小的石塊，可以說隨處都是，就好像故意跟犂頭過不去似的。安托瓦曾經生活在那塊地方的一個窮苦村子裏的一個窮苦家庭裏，到了抽籤的年齡，他幸運的沒有抽中，因而逃避了兵役。他再怎麼也忘不了那一天。

他從區裏走回來，看見他爹用拐杖支着下巴頰兒，坐在門口的板凳上，身子朝着癩腿的那一邊斜着。布魯斯老大爺整天都在等他兒子的脚步声。如果孩子回來對他說：『我抽中了，』他就會抬起頭，用拐杖指指離得很近的森林。他打定了主意要這麼做。這個地方的石頭，他說，雖然害苦了我們，不過也有好處，將來隱藏你就像它們曾經隱藏過我一樣！

老大爺名叫比爾·布魯斯，在拿破崙統治下逃避過兵役。儘管上面派了憲兵和軍隊來送他們回去盡責任——正像人們說的，但是每一次來抓他都逃脫了。他常常獨自個兒躲藏在林子裏，到幾個認識的人家去找些黑麥麵包，偶爾替人家幹幹活兒，一直在外邊流浪，而且像一個野獸似的睡在岩洞裏。大約在一八一〇年或者是一八一一年左右，他參加一支隊伍去攻擊憲兵，並且想把抓去的人救出來。他們也找那些不肯掩護逃避兵役的

① Sidobre：嘉斯特東北，由花崗岩形成的高原。

人的人家算賬，他們搗毀雞時，找錢，搶空麵包箱和衣櫥。

隊長是一個自稱是保皇黨的土匪，幾個月以後，被抓去打死了。在最後一次和騎警的交戰中，比爾·布魯斯的膝蓋上中過一鎗。他這一輩子從此就成了瘸子。後來他獨自個兒在高原上的絕岩峭壁間爬來爬去，吃的是草和野生的果子，活下去的慾望支持着他的生命，想一直逃下去的念頭使他活了下去。

時間過去了。英國人捉住了皇帝，並且把他送到了聖赫勒拿島①。有百合花的白色旗子又跟着路易十八回來了。瘸子離開了他的岩洞，搬進一所地點很偏僻的茅屋裏。儘管他的腿癱了，他還是相當的靈活敏捷，兩隻手非常有力氣，能吃苦，而且什麼也不計較。他被人僱去當放牛的幫手，掙的還不到二十個埃居②，和一雙包了鐵皮的木靴，外加每生一次爐子給一小杯酒。他對誰也不談他過去的經歷，他只是心一意的工作。他活着就是爲的這個，他以前要保衛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也就是爲的這個。

附近有許多從戰爭中逃過來的士兵，他們是從俄國、德國或者西班牙回來的，有的一隻眼睛，有的缺了一條胳膊或者一條腿。有些人親切地談着皇帝，舉杯祝頌他和他的光榮，把紀念品，像軍服或者武器的殘片，拿出來給人看。他們談着談着，忍不住從舊得長

① Sainte-Hélène 島名，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二一年，拿破崙被放逐在這個島上。
② écu 法國古時的銀幣名。

長的小鬍子裏哭出聲來。他們再也不想他們的傷疤和不幸了。比爾·布魯斯什麼也不跟他們說，但是他想到戰爭的代價是多麼大。國王，皇帝或者共和國在他看起來，不過是幾個不同的字眼兒。窮人並不吃那些東西。他們如果能夠有黑麥吃，就吃黑麥，運氣好，就吃白麵粉。人活着原就是爲的掙吃的。

一八三〇年，大家談論巴黎的另一次革命^①；出了一個新的國王，路易·菲立普。但是生活並沒有起一點兒變化。地還是那樣貧瘠，連枷打起來還是一樣的弄傷手。在那年快到秋天的時候，比爾·布魯斯娶了一個比他稍爲年青一點的女長工作老婆，一位結實的醜姑娘，他喜歡她是因爲她從來不多開口。沒有一個情人願意要她。她替他生了一個兒子，這就是那一天老大爺眼看着出去抽籤的安托瓦。當然，現在又不能去買一個人來替他，爹對他說：隨它去吧，可是如果他們要抓你，你就像我以前那麼辦，逃到林子裏去！

做媽的哭了，不知說什麼才好。她不希望她的兒子離開，可是另一方面，她又怕憲兵。究竟時代跟從前不一樣了，人們已經沒有了這種反抗的習慣。比爾·布魯斯什麼也不怕。他知道他要他兒子怎麼辦他兒子就會怎麼辦。他瞧着他的兒子，彷彿又看見了年青時候的他自己，矮小的個兒，長滿了毛，遍身的肉都很結實，但是他的兒子並不癩，正是精力充沛

① 指法國一八三〇年七月的資產階級革命。這次革命推翻了查理十世政府，但領導這次革命的自由黨人把接近資產階級人士的奧爾瓦公爵路易·菲立普捧上了法國王位。

的年紀。現在生活逼得兒子開始像他爹從前一樣了。又來了一個拿破崙^①要招他去當兵。又來了一個拿破崙，大夥都投了他的票。不，這不是原來的那個拿破崙，是他的姪子，可是比爾·布魯斯的恨，還是跟以前一樣深。當人們對他提到投票和到村公所去的時候，他就笑起來了。他，去投票？一個不識字、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、紙上的玩意兒一竅不通的人。投誰的票，爲什麼投票？他只知道一樁事：如果有人要抓走他的兒子，他就把他的兒子送到樹林裏去；爲了這些事情，是不需要投票的。

這一次，運氣轉到他這一邊來了。他的孩子沒有抽中，回到家裏來。老大爺等他就像等的是他自己的影子似的。比爾·布魯斯看見他在路的盡頭表示勝利的舉起兩條胳膊，於是露出了笑容，困難的站起來，然後叫他的老婆給他們準備酒喝。那時候，老大爺快滿七十歲了，走起路來很困難。結婚以後，他受傷的腿癩得更厲害，但是一連多少年他都瞞着，不讓人知道這條腿給他帶來的痛苦。可是，他漸漸的衰弱下去，只能夠幹點輕鬆的活兒。幸運的是他們只有一個孩子要養活。他們當時住在一所偏遠的茅屋裏，靠着栗子和羊奶過活。他們只有一塊耕地，他們還得問人家借牲口來使喚。老大爺不能下地了。握着犁把兒的是他的老婆，終於有一天他的兒子到了能夠耕田的年紀，比爾·布魯斯也就不怎麼

① 指拿破崙第三。路易·拿破崙從一八四八年就任第二共和國大總統起，便追求一個目的，即重建帝國和做皇帝。一八五一年十二月發生政變，一八五二年宣佈爲法國皇帝，號稱拿破崙第三。

感到難爲情了。孩子代替了他的位置，如果生活給他把氣力都留下，他也許完全是另外一個人了。

安托瓦穿上褲子，把皮帶在腰間束緊，穿好短衫，又光着腳蹬上木靴。然後，他走到爐子跟前，用一根細柴撥開晚上堆積成的灰燼，找出還沒有熄滅的木炭。他堆起許多細柴枝，呼呼的用嘴吹。藍色和黃色的火苗在黑黝黝的爐竈裏升起來。安托瓦從石頭水槽底下拿出湯鍋，放在熱的灰燼上。細柴枝發出劈劈啪啪的響聲。

在牲口棚裏，一隻公雞叫起來了。安托瓦走到窗戶跟前，窗戶僅僅是開在牆上的，三張手那麼大的一個四方洞，正好在水槽的上面。他向霧裏和黑暗裏張望張望。公雞却像個瘋子似的啼着。安托瓦攥緊拳頭。「騷貨！」他嘟囔着說。于麗亞在床上動了一下。他朝着她轉過身去。

「你覺着怎麼樣？」他問道。

女的哼了一聲，沒有回答。她聽見了嗎？她又不動了。好像一場酣睡突然間攔住了她。莊稼漢推開牲口棚的門。

這所用土牆蓋的房子只有一間屋子，牲口棚和這間屋子相通。牲口身上發出來的熱

氣可以使人感到暖和。

在黑暗中，安托瓦爬上通到攔樓去的很陡的梯子，從樓板上的洞裏，用叉子把乾草叉到食槽裏；一聽見有乾草的響聲，牛就立起來了。一塊塊黏在牠們屁股上的新鮮牛糞，落到草窩上發出嚓嚓的響聲。狗打了個噴嚏，走進了屋子裏去。安托瓦打開朝着院子的那扇門，歇在牲口棚的一個角落裏的母雞，一邊咯咯的低聲叫着，一邊出來，朝着糞堆走過去。

這時，安托瓦在火跟前，吃着他的大蒜麵包湯。于麗亞一動也不動。他潑了一小杓子湯在捶硬的泥地上；狗舔完了以後，蹲下來，瞅着莊稼漢刮他的空盤子。火焰更明亮了，朝着煙囪升上去。許多長影子在樑上抖動。

安托瓦心裏琢磨着。分娩的時候已經到了，頭天晚上，于麗亞開始嚷痛，他們還以為大的痛苦就要來臨，然而一夜却安安靜靜的過去了。安托瓦放不下心。他能夠把這個可能就在這一天生產的女人單獨留在家裏嗎？

他本來決定要耕阿古河邊的那一大塊地。最近，愛瓦利斯特先生也來提醒過他們。愛瓦利斯特先生替他父親薩萊斯公爵經營田地，他父親住在拉沃爾。他本人是個將近二十五歲的年青人，細長的個兒，非常有氣力，總是穿着騎士的服裝和昂貴的漆皮長統靴，顯得非常漂亮。

那天他沒有從馬上下來，他穿過院子，一邊玩弄着有閃閃發光的柄頭的馬鞭。

于麗亞正在牲口棚裏忙碌。安托瓦下地去了。女的聽見了馬蹄鐵碰到路上的石子發出的聲音，走了出來。她胸口發悶，用手抓住那兒的上衣，她的肚子非常大，頭髮亂蓬蓬的，兩隻手被牛糞弄得骯髒，她覺得像這樣站在愛瓦利斯特先生面前很不好意思。年青人朝着她略微點了點頭，隨即告訴她河邊的那塊地應該趕快耕了。大雨眼看着就要下來了，如果再不下去的話，活兒又不知道要拖延到哪一天去了。

于麗亞回答，說安托瓦也想到了，他不會忘記的。愛瓦利斯特先生彎腰俯在馬脖子上，親熱的撫摸着馬的鬃毛。隨後他又直起身子來，望望孕婦的肚子。她覺出他眼睛裏閃過一道譏嘲的光芒，但是他若無其事的，溫和的問她是不是就在眼前了。

「就在這幾天，」女的這麼回答。

愛瓦利斯特的視線越過她的身子，一直落到牲口棚的陰暗的門口，停在糞土堆上，和泥濘地裏母雞啄着的白菜疙瘩和蘿蔔頭上；他再望過去，望到天邊起伏的山丘，山丘上，風吹動着一行行的白楊和枯黃的樹。

「好吧，」他說，「別忘了耕這塊地，告訴布魯斯，我父親爲了阿古河邊上的地在擔心下雨。」

于麗亞非常明白主人心裏想的是什麼。安托瓦雖然勤勞，但是光憑他一個人是不夠的。他們租下了這所房子和超過兩口子的能力耕種的地。這是三四個人的活兒，就說這

孩子生下來也並不頂事呀。

安托瓦走到床邊，把一隻手擱在他女人的肩膀上。她深深的嘆了一口氣。他低聲說：

「喂，于麗亞……」

她動了一下，接着又嘆起氣來。男的不知怎麼辦才好。老大娘住在——所離得很遠的房子裏。要去找她需要走一個多鐘頭的路，再等她來又要一個多鐘頭。如果還不是真正產前的疼痛的話，還需要供她吃、住，一直到孩子養下來。況且她願不願意留下來呢？正好趕上耕地耕得最忙的時候，一切都由活兒不由人了。

安托瓦垂下了頭。風在煙囪裏呼嘯。外面黑茫茫的一片濃霧彷彿要把房子都壓坍了似的。從沉悶的空氣中和樹林裏的簌簌的滴水聲中，可以覺出就要下大雨了。這一天一過，秋天的陣雨就要下個沒頭了。也許大雨等不到晚上就會下下來。阿古河又要變成一片黃色了。如果愛瓦利斯特或者他的父親經過那兒，看見地還沒有耕，他們就會來找安托瓦，對他說，他貪心不足，既然他讓博得烏石莊子的地荒下去，他不能再繼續租這塊地了……

于麗亞很困難的爬起來，她在身子後面找了一件破毛衣披在肩膀上。她望着站在火

跟前的莊稼漢。

「你已經餵過雞了嗎？」她問道。

「還沒有。」

「讓我來餵，你到阿古河邊去吧。中午一定可以知道……」

她突然停住不說了，垂下了頭，好像她在忍着一陣疼痛。

「不，不會在今天。你到阿古河邊去吧。」

在安托瓦套牛的時候，于麗亞慢慢的走進了牲口棚。她盛了一碟玉米，撒給雞吃，然後回來發着抖坐在爐子前面的一張三腳檯上。她就着瓦壺喝牛奶，既沒有熱一熱，也沒有把麵包泡在裏面。

天還黑着，于麗亞聽見踩在柔軟的泥土道上的牛蹄聲。安托瓦粗聲粗氣的吆喝着，他的聲音因為生氣變得很不自然。他扯着嗓子罵街，她知道刺棒一定也狠狠的扎在牲口的屁股上。她看見她的男人在和緩的風中彎着腰，風把他的上衣吹得鼓了起來。

安托瓦很少開口，別人應該懂得留在他的小鬍子邊上或者他的腦子裏沒有說出來的話。于麗亞了解他，她也懂得他沒有說出口的話。安托瓦單獨和牲口在一起的時候，他就不再不怕開口了。不管他愛撫牠們，還是打牠們，他就是用這些方法來向牠們吐露他的喜悅或是解釋他的痛苦。今天，他有的是痛苦。他願意留在他的女人身邊，等着這孩子生下

來，可是另一方面，地等着他去耕，而且既然答應下了，就應該耕完。

她說她一點也不覺着怎樣，是在撒謊。但是她自己也拿不準。天還黑着，她男人走遠了，就在這時候，她相信產前的陣痛開始了，但是她剛才撒了謊，這樣安托瓦才肯下地去。

她想到園子裏去拔一棵白菜燒湯。她從三腳檯上起來，覺着一陣燒灼的疼痛迅速的傳遍全身，就好像有一根火箭在她的腦子裏嗡嗡的響。她站着，兩條胳膊擺來擺去，好像站不穩似的。她不知道哪兒痛，不知道肚子痛還是頭痛。她的頭髮豎立起來，兩隻手發沉。她離開爐火，一陣陣顫抖又開始了。她想睡到床上去等。外面，母雞咯咯的叫。牠們的混亂的叫聲中夾雜着林子裏霧滴的簌簌聲。

她想着那些可能路過或者可能來的人。但是這所房子是孤零零的。一長溜的樹林把公路跟地隔開了。除了主人，誰也不會來。

他們是前一年十一月在結了婚以後搬來的。安托瓦原來在拉沃爾附近的一個莊子裏當長工，這個莊子也是屬於薩萊斯伯爵的。在父母死了以後，他離開荒涼的家鄉，到各處給人家幹活兒，後來到了這個人家才算住定了。佃戶的一家人都很正直，住在這兒已經很久了。他和她呢，也是在這人家認識的。

于麗亞是個私生子。她就生在這個莊子裏。她的母親，據說是個有點瘋瘋癲癲的姑